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新講義卷一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新講義　　易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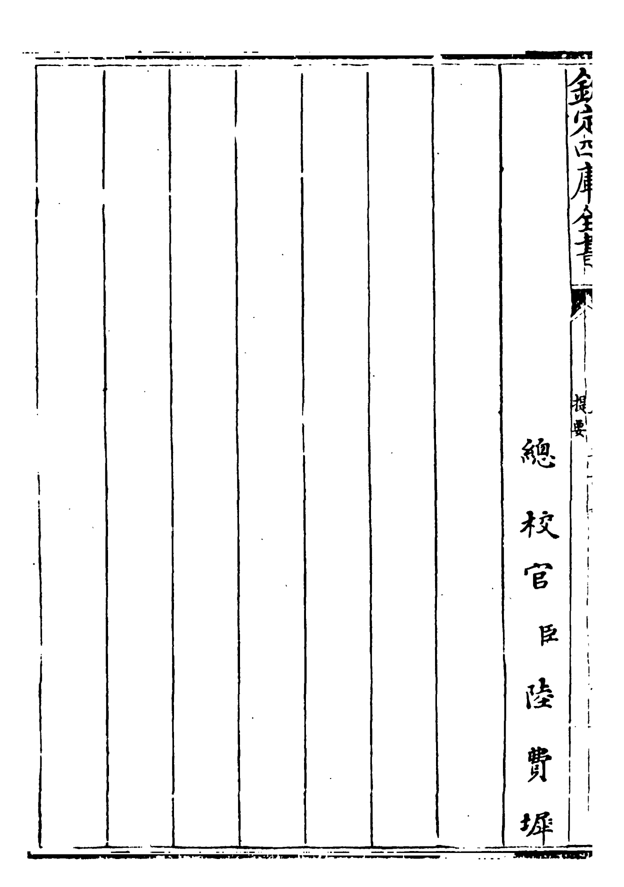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新講義六卷宋耿南仲撰南仲字希道開封人靖康間以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與吴幵議戰守之說力主割地南渡後遷謫以終是書舊本或題進周易解義疑為侍欽宗於東宮時經進之本前有南

仲自序曰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補過之謂也又曰拂乎人情是為小過拂乎天道是為大過南仲是說蓋推衍尼山無大過之㫖然孔子作文言傳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作象傳稱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行止斷以天理所以教占者之守道艱險濟以人事所以教占者以盡道其曰無大過者蓋論是非非論禍福也如僅以无咎

為主則聖賢何異於黃老僅曰無拂天道則唐六臣輩亦將謂之知運數哉南仲畏戰主和依違遷就即此為求无咎與無拂天道之說有以中之是則經術之偏禍延國事者也然大致因象詮理隨事示戒亦往往切實有裨究勝於高語元虛晦蝕作易之本旨者節取所長可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易新講義原序

易之為言變也蓋道之變名也道體常而盡變乃全著以為書而滞于言象之間言有常理而象有常形則宜于變有所不能盡然而言象之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而其變无窮焉是故特以變稱而命之曰易也繫辭之言易者屢矣一言而盡易之義者易无體是也蓋有體則定而不易其所陰陽合德其道屢易而不居者乃以其无體也易无體也易无體而有書

何也猶神无方而有蓍龜之神物也神不在物則是物外者神之方焉得為無方易不在書則是易外者易之體烏得為无體故神有物乃所以為無方易有書乃所以為无體也易之為書始于作卦作卦則三畫而已終于重卦重卦則有六爻焉以謂其六爻具而位判焉其定位易見而法象具惟天地人之三極耳以故三畫象焉然而六畫則三極之謂也又有所以極道之者天之道曰陰與陽地之道曰柔與剛人

之道曰仁與義總之九六故以六爻具焉六爻具而剛柔變化吉凶悔吝錯綜其間探之不得其端循之不見其緒矣雖然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補過之謂也凡天下有侈乎至足之分拂乎自然之宜者皆過也拂乎人情猶為小過拂乎天道是謂大過聖人之作易順性命調而補之使天下後世觀其象而玩其辭則獲自天之祐而無大過蓋所謂善補過者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以是知易之要在无咎而已然而易之生著倚數立卦生爻眞筌蹄之寄耳所以為易則不在是故經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以為易之為象姑此而已非其真也猶象龍之非真龍也認象以為真則失易之旨矣

周易新講義卷一

宋 耿南仲 撰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天地者形也陰陽者氣也即天地之形陰陽之氣而容為鼓舞於其間使其形有闔闢氣有噓吹以成變化之功者乾坤是也故天地詟則形體乾坤詟則精神矣夫易無體也無體則無出無藏無出無藏其所以藏以乾坤為之藴而已其所以出以乾坤為之門

而已故卦始於乾坤而乾者道也元亨利貞者德也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有少陽有老陽有少陰有老陰少陽之純於春為元老陽之熙於夏為亨少陰之斂於秋為利老陰之凝於冬為貞萬物之為元也資氣而已其於亨則流形焉至於利則質成焉氣形質其終復歸根者貞也元亨利貞在天為春夏秋冬之時在人為仁義禮智之性

初九潛龍勿用

易爲六爻以初上原其本末而中爻以二三四五乘之言初以有終也言上以有下也初終言乎其時上下言乎其位以二三四五乘之則言乎其數數有行耗位有常忒而時又爲消息盈虛於其間此六爻之變所以不窮也龍天類也飛躍而親上者也其所以潛則非若馬之以維縶而不得逞也時焉而已時不可以有爲則雖有飛躍之才斯亦勿用而已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非徒處也且藏於深渺之謂潛非徒出也有以自昭之謂見龍之潛也是以能得其身之所利今見而在地豈其身之所利哉乃人之所利故稱為田焉田者人之所利也乾之稱龍況聖人也聖人雖處人所利之時而利不在已然而亦有利焉見大人其所利也利見大人非為可以利吾身利吾家也為其可以得志而成天下之大利耳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之義可進而至可止而終進止之間一毫之差不容也可謂危矣君子所宜進德修業之時於是終日乾乾夕惕若也知終日乾乾夕猶惕若則雖危无咎矣君子朝以聽政晝以待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自朝至夕皆君子所有事也至於夜則君子不以憂勤故撓焉何則以夜氣近本故也孟子謂夜氣不足以存惡喪本也故於惕若稱夕而已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陽也主健故言或躍四隂也主退故言在淵進退合乎天時故无咎潛見躍飛皆言龍而九三則以君子言之九四則以或躍在淵言之獨不言龍何也龍君德也九三雖有可至之道然有可終之義九四雖有或躍之勢然有在淵之理未純君德也故不稱龍焉就是二者言之則九四乾道革矣有必飛之勢无或終之義雖未終乎為君之事備猶舜之居攝之時也故以龍言焉或躍在淵豈非龍事乎乃若初九九

二之言龍則遠君而无嫌且言在下不害有君德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位以上為過而以下為順天德不可為首故以下為順而稱飛龍焉在天不可以階而升也必曰飛飛而升然後可至是故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後可也惟君非臣不治惟臣非君不伸然則二五之相利見其勢然也九二出潛而見則有欲上之意九五飛而不亢則有欲下之意蓋大人相利見者也

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陰陽之運積息而成盈盈則反消積消而成虛虛則反息此自然之機而天且不違而上九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是乃所以自悔也悔吝小疵也吉凶則大矣上九雖窮上然未反下反下而二陰生焉始有凶若臨所謂至於八月有凶蓋言二陰之逼也然則上九特有悔而已悔旣小疵又有悔之辭則變而趨吉也是以貴夫用九上遯九者

陽數善變用九則退而能下見羣龍不自為首矣不為首則不止悔亡而更吉也以其知幾故也為臣則欲致一故渙其羣則吉欲承上故比之无首則凶君則異於是見羣龍无首則吉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之作易仰以觀乎象俯以察乎情而天人之理

備矣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爻彖以情言言乎象又以情言則易備於俯仰之間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過半則未及畫者以言象而未及器言器而未及情言情而未及文也大哉乾乎言乾之大也大哉乾元則言元而已元亨利貞四者皆大蓋四者更相用事用事者主之則大矣特言萬物之資始故曰大哉乾元而已乾知大始而元者又四德之始故萬物於此資始焉資始者孕精於窈冥之初而未有形

也乾元為萬物資始如元首之在上故能統天者會衆體而舉於上也此舉彼從无事乎擾擾故雲行雨施未嘗彫刻而品物流形焉大明終始不必叙正而六位時成焉又能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執八統以馭萬民則民雖衆多而其分不可亂乘六龍以御天則天雖變化而其終始不可亂也萬物自資始而至流形則有始有終矣有始有終則物各成物而六爻自初而至上亦若此而已故大明終始六位之爻所以

時成也然動物之終始首尾是也植物之終始本標是也如動物之有首尾植物之有本標則始不可以為終終不可以為始矣而乾則不然終而復始不窮如環也故既言六位之定列又言六龍之變焉龍之在天其消息盈虛其進有序其行有節而天弗能違此乾元所以御天也六龍之在人其潛見躍飛其進有序其行有節而天亦弗能違此聖人所以御天也乘六龍以御天則乾道之變化兆矣乾道之變化異

乎人事之云為人事之云為則以言諭力致所以正

物非物自正也乾道變化則無言諭力致之事宜運

於自然而萬物之性命各正矣且比夫天下之物擾

而正之則各安其地莫知正處各甘其食莫知正味

將以孰為正哉用各隨其分則物物有正處物物有

正味長短小大各遂其宜所謂各正性命也各正性

命則物物殊禀雖物殊禀然而一陶乎太和之中無外

是者焉蓋通於天地是謂太和散於萬物是謂委和

委和之與太和嘗通流而無間故人一體之盈虛嘗通於天地也惟萬物自委和人而不能保合故不能與天地同流而壅塞生焉保和所謂保汝之保蓋盛德者人之所保也太和者物之所保也知保於太和而不離則札瘥疵癘不生而物各適其性可不謂利貞者哉功歸於利貞此乾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使萬物咸寧也首出庶物當言萬物咸寧而言萬國何也乾道即君道也上以天位言下以人事言蓋互見

也猶所謂乾以君言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經曰立象以盡意又曰象事知器由象以觀妙則可以知意由象以觀徼則可以知器隨其所觀之淺深而已夫易者象而已故卦亦象也所謂八卦以象告是也彖亦象也所謂彖者言乎象者也爻亦象也如潛龍履霜之類是也若夫合此二體正名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者也其為象則惟天行健地勢坤之類而

已故特比類以為象稱馬君子之於天無所不法法之以為修身之要者健而已故七德之中獨法其健且力分之外不可强欲强則雖勇於必用且拂而逆理矣彼君子之自强法天之行健而已則其强非力分之外也非力分之外故能久而不息也魏氏之卒年闕東野之馬三日而失者以求之力分之外故也其强在力分之内而猶息則志不篤而已是以君子惡乎畫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龍者變化有為之才也所以勿用在下故也曰陽在下者蓋以龍之飛潛升降本乎自然之機非樂潛而惡飛也德施普與德博而化異德施普言德澤也利而大德博而化言德風也有易俗之道焉田者利養之地故言德施而已後言龍德而正中故言德博而

化旋而未至為反已至為復九三之為爻知至而至之則三為未至知終而終之則三為已至稱反復焉若反為道復為非則君子去復而取反可也无為終日乾乾而至於夕惕也進而可與幾止而可與存義反復莫非道也是以君子去取之除慎思而審擇之至是形勞而心惕也九四乾道以革有必進之理矣其所以在淵非特退也以退為進耳以退為進而不銳於進所以進而无咎也物以類則相名然不屈體

以交物則未有能名其類者故亢龍在上則知賢人
无輔也況大人乎飛龍順下則大人造焉況賢人乎
經曰天地盈虚與時消息盖盈則與時消而反於虚
虚則與時息而復乎盈盈虚相尋間不容髮何可久
也而上九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所以有悔也天
位則首出庶物矣德不可為首天位不可為首則失
已天德不可為首則失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道志而為辭脩辭而為文也然則聖人之於易既繫之辭而又有文言者辭以畫言文以畫辭也諸卦皆以辭畫言而乾坤又以文畫辭者也乾坤易之蘊不如是不足以闡幽而發微也元亨利貞在人莫非善也而元

為人之尊爵也故曰元者善之長也人者天地之德
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然則天地之大美
萬物之衆盛廣大兼有於所性之中矣其或會于中
或散於外在其心之亨塞而已其心亨則衆美會而
為充實之美其心塞則衆美散而為困生之民孟子
有泉達之喻而又有茅塞之況者蓋欲亨其心也故
曰亨嘉之會也仁圓而義方故守義者常執而不奪
介而不通有殺身者焉知屈信相感之理則可謂有

利而其為義也和矣故曰利者義之和也物之生有華藻有質幹質幹譬則性也華藻譬則事也華藻之本於質幹猶事之本於性者也貞者性也故貞者事之幹也元者善之長也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體者言其體而已盖仁數之多温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寛裕者仁之作遜接者仁之能取數之多無不備乃謂之體仁體仁則在上而人不惡在前而物不害故足以長人也何謂嘉

會足以合禮傳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夫衆美會於一身而充實則德可謂盛矣動而與合則搠中而彪外耳故曰嘉會足以合禮何謂利物足以和義義者天下之制也所以制者所以制物者也或行儉以節或用健以決者皆義也以利物之德而行制物之義則行儉以節而不失其說用健以決而不失其和既使勞而不怨又使死而不怨焉故曰利物足以和義何謂貞固足以幹事經以蠱為事以事易壞

故也事易壞而性不變故稱貞固焉惟不壞者乃以為易壞者之幹觀物之華藻質幹則知之矣故曰貞固足以幹事元亨利貞則仁義禮智也上言體仁合禮和義而不言智何也智於五行為水水性隱伏故人之用智常於沉潛不測之間此所以不言智之意與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何謂也傳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夫元亨利貞之四德蓋乾之大德也有大美而不言則元亨利貞之名有不著矣惟

君子法天而行此四德者可見也則元亨利貞之名由德而著故以謂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聖人外化而内不化以飛躍之才屈而從之是外化也不易乎世是内不化也九二之稱善世蓋聖人之

見也其未見而潛則不易乎世不為世所易而俗之所好已獨損之俗之所嫉已獨取之是以與之易寡而不成乎名焉聖人不以善世為有德故善世而不伐不以遯世為有悉故遯世而无悶不成乎名則無譽而已不見是則有毀之者焉有毀之者而无悶何也盖聖人未出而善世則所謂世者汙世而已不見是於汙世則必與汙世違者不見非於汙世則必與汙世合者與汙世合而不見非乃所以為非與汙世

遠而不見是乃所以為是也又何悶之有哉聖人達則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窮也憂樂狥我而已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所謂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是憂樂行違不以天下而狥我則非其心不遠矣夫口可敎而使言黙形可刼而使屈伸惟心不可使易意然則紛紛者又惡足拔其心之所不為者哉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聖人以中正為德以變化為道在上如龍之在天則變化代興在下如龍之在田則正中是守而已故曰龍德而正中也言正則无擇行中則无斁以中正達於言行故庸言信庸行謹也言行必稱庸者以龍德故也夫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言行所以能動天地以發於至誠而已繫辭言於中孚九二者為此

也然則庸言雖信庸行雖謹又必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者也必閑邪存誠者猶育獸之驅豺狼育魚之去猵獺也言行發至誠而天地為動而況於人乎故繼之以善世之功革惡俗以為美俗化悍民以為逸民也其功亦大矣而聖人之心以為教化者吾所職也善世則吾職當治耳何足矜哉是以不伐也聖人之德潛則淵泉如淵見則溥博如天不可窮也故

九二曰德博而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之於德業不待至於九三九四而後進且修也以謂九三有可終之理九四有或躍之勢則尤宜修人事以副天命之時故以進德修業稱焉忠者不欺

之謂信者不疑之謂不欺則有充塞之實不疑則居之安矣所以能進德傳曰言以出信又曰文以足言然則信待言而後出言待文而後足也故君子欲立其誠則其於辭也必加修焉修辭而誠立斯可以為忠信故曰修辭立其誠凡物立之則見化之則隱立其誠於民上若標表然後使民觀而化斯可以居業矣蓋馬駭輿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不安政非所以居業也故必立其誠使民信之而無

危疑之心則無駭政之病然後能居業也知九三之可至而至之則先見者也故可與幾知九三之可終而終之則守固者也故可與存義居上而驕則必暇逸而乾乾則是居上不驕也在下不憂則惕非因時也不樂居卑耳今因其時而惕則是在下位而不憂也安其危則宜有咎乾夕惕則非安其危者也焉得有咎哉故曰雖危无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六爻或稱六位或稱六龍位則有上下龍有進退故於是言上下又言進退也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是上下无常也或躍而進或退而在淵是進退无常也上下宜有定處今上下无常則疑於為邪者也進退宜有常度今進退无常則疑於離羣者也所以上下无常而非為邪於身進退无常而非離羣於人者

以君子進徳修業不失時故也九三進徳修業九四又申言猶書所謂申勸寧王之徳是也上帝勸文王之徳舊矣至其將集大命又申勸之與此合矣傳曰聖人非能違時時至則能弗失也時至而徳之不進業之不修失機會矣得无咎哉故君子進徳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所至必以類至者固非利誘而勢驅之亦非出於招來扳舉之力也其感召出於自然故於二五之相利見以聲氣水火雲龍風虎自然之象言焉同聲相應非若言之切而至也水流濕自上而流下也火就燥自下而就上也雲從龍自下從上也風從虎自上流下也而上下之變相利見也夫聖人之作如揭日月其誰不覩哉九二作而天下文明九五作而位

乎天德則萬物所同覩也覩之則從而親之必其本同然後親焉萬物之生有上首者有下首者此其本固不同矣人亦若是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衆人之相求本乎下者也聖人之相求本乎上者也其曰本乎天者親上非必二從五也五之從二亦是也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凡以天道相親者皆本乎天者而親上者也非必以其位之上下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五位乎天德矣而上九過之是貴而无位也九五則大人造也大人造則是天下之父歸之民則子來矣而上九過之是高而无民也天位失而不存民散而不保雖有強力孰能輔哉是以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也夫賢者為之輔則雖涉難可也故大畜尚賢止健則利涉大川今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則動而有悔不亦宜乎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釋初九九二其終與井卦初六之象同井之初六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此曰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其辭雖同其志則異不當以辭害志也井之所以不食以其下也龍之所以勿用亦以其下也然以井之稱下則語其性潛龍稱下以

時勢然也井之无禽則時舍也龍之在田亦時舍之然而井之時舍則語其德見龍時舍則見天命然也所謂時舍者歌謳獄訟不歸而已又九五在上萬物覩焉則九二雖有君德歌謳獄訟不歸矣謂之時舍不亦宜乎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非徒勞也故曰行事也或躍在淵以自試非果或也故曰自試也上治者居上以治也天曰災人曰眚天道虧盈而上九時而盈之則災斯至矣故曰窮之灾也經曰終止則亂文

曰窮則變變則通失終則亂窮而變通理之自然也

故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用九言變也傳曰九變也復

變而屬一此之謂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

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潛龍勿用下也至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輔嗣謂以

天氣明之其說是也稽之於人事而人事同驗之於

天氣而天氣同此聖人之出處所以天人弗能違也以其利澤萬物則為龍以其發育萬物則為陽氣初九在下則陽氣潛藏之時也物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見龍在田而天下文明則散而成章之謂也聖人樂天則不動其心所以終日乾乾者與時偕行而已九四去下卦而與上同體故曰乾道乃革九五尊位大中也故曰乃位乎天德不曰天位而曰天德者天之德惟九五為能備也且天之德高明溥博變化不測

豈人臣而能體哉於九四稱乾道於九五稱天德者
四欲躍上故以極高明者稱之五欲飛而下故以道
中庸者稱之也上九與時偕極之時至是而不知極
猶進而不已悔斯至矣聖人與時偕極故窮而變者
乾元用九是也知是則繼如有終而有始其序不可
遣也當不識不知以順之故曰乃見天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元者萬物之所流形是則物始而亨矣始之使受命亨之使流形又制之以利貞之性情焉則乾之造乾既是矣此為以美利利天下也性貞而情利二者交相養情不利則性亦不貞性不貞則情亦失其故以利對情而言地之於萬物生載其形而已天之於萬物生翼其性情而已受命賦形而賦之性情則乾之

所以兼此其利所以為大不可名言也剛健中正純粹精此乾之德也以其剛也故為玉為金以其健也故為良馬為老馬為駁馬陰陽之交為冲氣則其中也陰陽之辨有定位則其正也兩物不雜為純一物之雜為駁不純不駁則精天一物也其道有陰陽是以一物之雜也疑於雜而不粹也其交氣於坤是兩物之疑於雜而不純也其純而不雜粹而不交者謂其得一以清故也純而後粹粹而後精精則入神矣

斯德之盛也夫天地之精與萬物之情通故其所感所久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同見焉爻之發揮旁通情者以天地之精與物之情本通故也乾之爲乾語其德則大德咸備其下足以旁通情也其上足以御天雲行雨施則其利澤均平而无彼疆爾界此乾之所以惟天爲大而孔子歎之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內充實而外光輝者明中而隱外也君子之德成而无虧蓋所謂充實而成者也故以為行則有光輝之德日可見之行當此之時乃亦用其光則孔子之用灼然矣非所以為潛也故當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君子亦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者積小之名君子之學也天地萬物之理古今治

亂之變无不旁搜而遠取者所以聚之也聚之則聞見多矣聞而不集其善多見不識其真則徒自惑耳故問以辨之九二有學問之象者以君德而處下體有資納於物之意焉學問修性者也寬仁則其性得矣寬以居之者謂九二行在中而無九三之憂無九四之疑上不為文武之汲汲下不為仲尼之皇皇而居有餘裕也仁以行之龍有利澤之材而田為利養之所以利澤之材而居利養之所則仁之及物深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皆以剛復剛是以重剛也三過四不及是以不中也其材重剛而不中則動必為非常之事矣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勢將至矣九四又不中勢尤迫也此九三所以懼而九四所以惑也勇者不懼於其不足懼可也如其可懼則雖聖人之大勇猶

將有所懼焉九三之惕是也知者不惑於其不足惑可也如其可惑雖聖人之大知猶將惑焉九四之或是也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不憂乎天下皆疑吾獨不疑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天地陰陽之形日月陰陽之精四時陰陽之序鬼神

陰陽之靈四者不離乎陰陽不離乎道夫人能體道則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天地合德故無不覆幬無不持載且生育長養有大德焉鼓舞動化有妙德焉與日月合明故知彰也猶日之昱乎晝知微也猶月之昱乎夜與四時合其序故其進退有度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其賞罰無私焉九二亦大人也未𨒪言此何也九二臣也非位之大故不足以合天地之德非宜照天下故不足以合日

月之明不得兼進退故不足以合四時之序不得擅
威福故不足以合鬼神之吉凶此所以獨言九五也
天法道故以道先天而天弗違焉以身徇道則後天
而奉天時焉天且弗違此大人之在上所以能馭也
故曰况於人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
人乎

進退者其時也存亡者其人也身退而其位存遂以為有得身退而其位亡遂以為有喪此人情之常也聖人乘天下之變與之俱逝而无所槩於其心是以无喪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

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

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為道妻道也臣道也賢人之分也妻道不出於閫臣道不出於位賢人之分亦有宮庭壇宇以守之而不敢踰也則坤之為義蓋有方矣異乎神之无方也故乾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夫馬之為物視龍為順視牛為健蓋其才健至順者也臣之道不欲健勝順故利在牝馬健不勝其順者也然而健不勝

順則恵其柔從而无立志是以有攸往必君子而後可也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而健順兩進故也乾為馬而坤之貞亦為馬其象上同於乾故有先迷之理焉然其馬牝馬也故有後得主之道焉乾言進退存亡而不言得喪以聖人无得亦无喪故也聖人有喪故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矣然以得朋為得以喪朋為喪則異乎衆人之得喪也安貞猶所謂安汝止也地无以寧將恐發故欲安貞也凡物雜乎芒芴之

間必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然則所以資始者資之於氣變之先所以資生者資之於形變之後此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也乃順承天者自生生而繼之之為順自下而承之之為承坤之為牛者順也其為輿者承也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言坤之德又足以合其无疆之行猶所謂踐形者也坤有无疆之形又有无疆之德以合之此所以能持載亦所以能廣大也含者傳所謂地隱魄營者是也宏者傳

所謂地載神氣者是也隱睨營則萬物之會歸載神氣則萬物之流形自含而宏則是納而後施養而後動也此其業所以光大故曰含宏光大品物流形者乾之亨是也坤則亨品物之情而已故曰品物咸亨也坤之利不在龍者龍不足乎順且非地利故也又不在牛者牛不足乎健行地无疆故也其順為地類其健足以行地无疆者非馬而何故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也柔順其易入於邪柔順而不入於邪者君

子之所行也故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也以聖人而為君則天可先也亦可後也以賢人而為臣則君不可先也可後而已故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者則君在道臣謹法故也西南者坤方也坤之在西南則得其類行也焉與類行者猶否之初六以其彚征吉未必稱行其道也傳曰定公然後能應故必安貞然後應地无疆焉不能貞而為事則不終朝而力屈矣安能應地无疆乎傳曰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疆與此

同意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盤而向乎上勢至順也故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者所謂人法地故也水之積不厚則不能負舟風之積不厚則不能負天君子所以負天下之至重而不輸載者亦惟厚德而已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初六陰始凝而為霜霜則甚微而易散霜積久而為氷氷則甚堅而難泮此戒夫陰長也夫霜之與氷與秋冬又為序理必至者也小人之長而不知懲其微則勢必至亦若此而已夫乾為龍而坤之極亦為龍乾為氷而坤之究亦為氷由馴至其道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柔順則疑於不直然而六二中也中則不倚故能直

順則疑於不方然六二正則不變故能方夫坤之於方也物性長非所斷短非所續甲者坼非固剖之屈者伸非固揠之是乃所以為直也火可滅而不可使之間水可涸而不可使之炎駢者齧之則泣枝者齕之則啼是乃所以為方也直方故能大若夫生萬物而不以直成萬物而不以方則拂性而迷理焉能大哉能生萬物不私而知其直成萬物不易而知其方則是方因動而後見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古者

深衣則負繩而抱方則是君子動容不離乎直方之間矣習之後利道之常也不習无不利地道之光也未能則學已能則習先學而後習故乾言學坤言習乾聖人之分也而曰學以謂聖雖絶學有中才焉有與同也坤賢人之分也而曰不習者以謂賢雖務學有良能焉不必習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芾之色君則以朱臣則以赤君以含藏爲道臣以布散爲道也君以含藏爲道故姤之九五含章可貞則有隕自天象也中正也臣以布散爲道故坤之六三則曰可貞而已含章而不發則臣之分爲貞矣然而正君之道爲未貞也欲其以時發也或從王事者无遂事之謂也不敢執一而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是以稱也人之有智不必自照而後光大也能爲而能不爲乃所以爲光大故不敢遂事而爲光大焉无成有

終則以謂君造始臣代終君臣之大分故也臣欲有成則先迷失道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坤之静也翕動也闢其翕闢惟時而已六四當天地之閉是以體坤之翕而括囊焉括囊則无咎亦无譽矣若夫括不以時則為素隱雖足以避一時之患未免乎君子之咎也雖足以要一時之譽未免乎君子之誚也烏能无咎哉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之色以黒為正以黄為美服之制上為衣下為裳色之見於外也為黃非若括囊者也位之正乎下也為裳非若龍戰者也是以元吉也文在中者即後之所謂美在中者也人者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則文固在其中矣加磨琢焉使其成章然後美在其中矣所以先文而後言美也美然後致用六以大終本諸此而已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陰與陽同稱龍陽與陰同稱血則以陰盛而敵陽微而傷陰陽皆窮矣故曰其道窮也用九者非至於亢而後用九以謂用九則无是亢也用六者非至於戰而後用六以謂用六則无是戰也蓋六者陰之中數用中而能永貞則六五之元吉不難至矣用中而不能期月守則非所謂永貞也上六之戰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非永貞不可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乾剛也有時乎柔然坤之為柔則至柔矣乾動也有時乎靜然坤之為靜則至靜矣故此稱至柔至靜焉坤至柔然其動也剛若氣凑於下而萬物生不可禦者是其動而剛也雖至柔而動則剛雖動而其歸則靜故言之以至靜焉前曰六二之動直方也則是動

而後方可見也今曰至静而德方然則坤之動静皆可見矣於静而正稱德者其性故也於動而方稱義者其行故也行以柔而動既剛而静則其剛不失於方此所以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盖至柔至静者後主之道也雖有時而剛動而終始不遠乎至静則是有常者也至柔至静含萬物之道也雖有時乎剛動而終不遠乎柔静所以化光也若柔而不能動如疲懦動无能為之人雖足以含受於物又安

能化光也哉坤以安貞為德則其行非其性然也柔承天而時行耳此坤道所以為順故曰坤道其順乎

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自上制下則其勢易自下制上則其勢難故必積而後至焉積而至猶萌蘖之長不見其進而忽焉而已

高大矣是在辨之早也大抵善者不求人知不善者又深自閟藏而不欲人之知也則辨之於早非觀象知器者孰能與於此哉衆人之性從善如登從惡如傾小人之從惡則其順如傾非有以逆其順則其勢彌大沛然莫之能禦矣故曰履霜堅冰至葢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其正也言直出於其正也方其義也言方出於其

義也蓋直雖善矣而有所謂直而肆其出於正則直而不肆矣方雖善也而有所謂方而礙出於義則方而不礙矣上言直其正下言敬以直内何也正言性敬言德其實一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兩立而德不孤是所以為大也夫事出於習則行不能无疑不習无不利則左右周旋无往而不可何疑之有哉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括囊則與天地俱閉而不發也含章非不發也特以時發而已不然則是包羞而已何足貴哉故曰弗敢成也弗敢者於分有所不敢非其才有所不能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賢者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則其與天地萬物同流乎消息盈虛之變

矣故天地變化草木蕃則賢人見天地閉草木彫則賢人隱然則賢人之隱見通乎天地應乎萬物固為謹也蓋括囊非賢人之文以天地萬物猶然顧不得不括耳此所以有天地草木之稱也前言慎後言謹慎在心謹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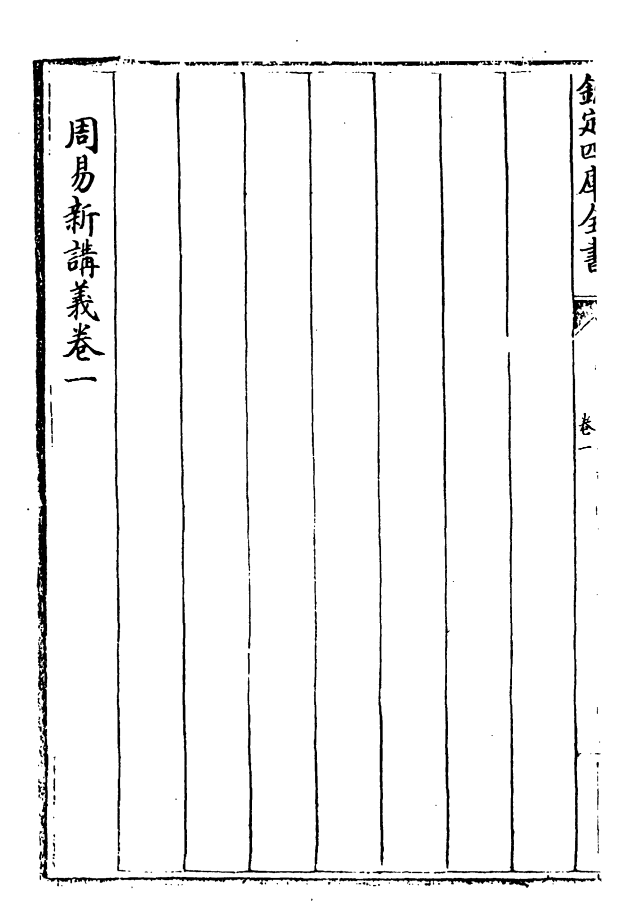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黄中通理釋文所謂黄也正位居體釋文所謂裳也

蓋中者是兩端之所合四旁之所會故欲通上下而無不偏通四方而無不倚者莫若中是以謂黄中通理君正位乎上則體安於上臣正位乎下則體安於下六五猶黄裳之在下此善正位以安居其體矣故曰正位居體黄者美善之見乎外也其見乎外必有諸中故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且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其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者亦若是而已孟子所謂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而荀子以容止不枯為君子詩以赫如渥赭為碩人盖德之潤身固如此也暢於四肢則成已者足矣發于事業又所以成物也上以美政下以美俗此之謂發于事業發於事業非特充實於其心又充實於天下是為美之至也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不發於事業是猶美王而藏於埳石也孰知其美哉美之於中未見於四支而強欲發於事業則是醜人而欲効顰於西子也烏見其美哉故必美在其中而

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始得為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天之色以玄為正其盛也為赤地之色以黑為正其
盛也為黃稱天玄而地黃則是陽微而陰盛也且赤
與黑為玄而赤者陽之盛也黑者陰之正色兩者合
而為玄玄為天之正色則陽得兼陰在陽宜盛陰宜
微也天玄而地黃義見於是也



周易新講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新講義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濂

周易新講義卷二

宋 耿南仲 撰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解之初六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剛上而柔下各正其分以禮際之焉故无咎也屯之下體震而震則柔上而剛下既非感應以相與之道又坎在始交而難

生是乃所以為屯也然有必解之道故序卦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始生雖屯終必條達而極於高大是以知屯有必解之道也屯有必解之道故聖人動乎險中而有為焉聖人以拯患濟難之才而乘必解之勢則天下之險迎刃而解矣所以大亨貞也雷雨之動滿盈言所以勿用往之意也以為雷雨之動既以滿盈則將溢而動矣勿用有攸往可也蓋震為決躁之性而在乎險中則疑若犯險而有行故有勿用

往之戒焉然勿用往豈无為哉造始而已天之造始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若夫使萬事整治而不草群情昭著而不昧則宜建侯而不寧焉建侯雖臣也然其勞臣民有君道焉則是有為而亦有所謂无為也雖有為而亦有所謂无為者蓋屯之義以天地則雷雨之動以萬物則物之始生雷雨自然之動特可化之而已萬物自然之生特可輔之而已不可一於有為以拂乎自然之宜也故雖有所建而所建亦有无為

之君道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綸者蓋若治絲然分而理之則治緣而棼之則亂君子之有為於此以成解也豈有他哉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天下之難自劃然而已解矣此經綸之意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以卦言之則初九以震在下故動而未進有盤桓之象以義言之則聖人廹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稱盤桓焉天地之解萬物也以雷雨雷雨之動或退而驟則不能終朝而其科不盈然則康屯之所主以其動盤桓者亦猶震動之隱雨施之祁祁上下旡常則為有邪之嫌今初九盤桓則亦有躑躅之嫌焉其以剛動而志行正地者非躑躅之比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方屯之時上之分屯亂而罔克胥匡以生則

人求主之時也而初九能以貴下賤則民之歸之猶水就下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在於應五者乘馬而欲行難在於廹也故班如而有待二欲應五而初九為之偪若為寇者也而初九之情求合而已故曰匪寇婚媾夫婚媾者人之至情初九以婚媾求二而已以女子柔弱之才能不字者

凡以正故也夫屯有必解之道以靜正待之十年斯反矣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上六遠在一卦之外而不可即猶野物之善走者也故稱鹿焉上體坎也幽險也故稱林焉屯難人求其主之時然欲不度而即上六是猶即鹿无虞惟入於幽險之中而已若然則屯雖求主之時殆不如舍之

愈也其稱君子也以謂體決躁之性居動之極此以六居三非守常者非君子不能舍也不舍而往則雖君子不能无吝窮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臣之於君聘而後往往而相親有婚媾之道焉六四雖體趨下之性然柔而正也故乘馬班如待求而後往求而後往則去就之義明矣蓋求而不往謂之固不求而往謂之躁非所謂明也且求而不往則利止

於一身不求而往則凶害隨之吉无不利其可得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解之所以爲解者以雷雨溢而作也雷雨博施草木

廣生今屯其膏則豈足以康屯如而爲解出納之吝

謂之有司故小者以爲貞則吉大若以爲貞則凶方

屯之時尤不可以屯其膏也凶不亦宜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六二之乘馬班如其勢不得不待也六四之乘馬班

如於義不得不待也上六可以出險矣非其勢不得不待者也九五非應非於義不得不待者也而猶乘馬班如宜其憂傷而至於泣血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險以遠之為善故險在前則止止則不犯險者也險

在中則貴動動則免乎險者也蒙之為卦險在下可以動矣而猶止非其勢不可智不足也故於卦為蒙蒙有亨之道焉蓋人之性至明始有蒙之故不得明猶鑑明而塵蒙之也塵雖蒙之鑑之明故在也拭焉而明復其初矣人之蒙亦若是故蒙有亨之道焉蒙有亨之道而九二以剛中亨蒙之道行焉有剛中亨蒙之道又有巽順求亨之時此蒙之所以亨也時中云者與時適當不先時亦不後時也九二屈而在下

疑若求童蒙者然九二剛中也故曰匪我求童蒙六五尊而在上疑若不求我者然六五順以巽也故曰童蒙求我志應云者以誠應而無隱乎爾之謂也學者占中否於教者猶之筮貴不瀆故曰精以卜筮神動其變初筮則其志一故告焉待初筮而後告者剛也得初筮則告之者中也再三則瀆而志不一故不告焉以惑而告之其惑滋甚故也蒙者蓋若童蒙然不知所如往此易於養正也其所以養正而不入於

邪者此則聖人亨蒙之功也蓋求我而應之並我而
告之恐其瀆蒙則不告焉如是則蒙者由之養正非
聖人之功而誰與書曰聖時風若又曰蒙恒風若聖
與蒙反者也非聖人不能使蒙養正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者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而泉者養源於山者
也養源於山故其出不窮流於川瀆而放於海君子
之果行育德當若此而已以成德為行此由中出教

者之事也以果行育德此自外出學者之事也學務時敏厥修乃來行之不果非所以育德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隙之見小有物蒙之也為發其蒙之者則所見大矣初六發蒙其義如此發蒙使之見善也利用刑人使之遠惡也傳曰時過而後學則勤而難成然則發蒙宜在初六之時矣又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然

則刑人亦宜初六之時矣用說桎梏以往小人不懲其惡滋蔓而難圖也故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以義則發蒙以恩則包蒙蓋家道也堯典於九族不言平章者家道貴包蒙恩也納婦禮也六五以柔應之而九二有男下女之道故納婦吉包蒙納婦无不吉于家者也克之為言公勝私也公勝私用是義勝恩以六五以父而用柔而九二以子用剛故也故曰

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以順為正者婦道也六三舍其正應見九二非禮之金夫而不有躬其行不順故稱女焉九二納婦吉以所納者順也然則行不順之女宜勿用取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知得困蒙則旡知而已故吝夫得君子者悔斯光窒

斯通困蒙之吝以不得君子而親炙之耳故曰獨遠
實也教者為實學者為虛實固有以分人虛固有以
受道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
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故學問之道非順以巽則
教者不告也順則於理為順而巽又有柔損之意焉
六五晦也以晦求明於理為順六五尊也以尊求卑

則於道為巽

上九擊蒙不利為冦利禦冦象曰利用禦冦上下順也

蒙之初則蒙之而已蒙之極則頑固矣非擊之不可

判也上九以剛過擊蒙故有為冦之道為冦則逆上

下之願而禦之者至故曰不利為冦利禦冦也

䷄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

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之為卦險在前也險在前則宜不進以待矣而乾有知險之德能不進以待者也故於卦為需卦而動乎險中者以濟難之任在我不得不動故也有見險而止者以濟難之任不在我義可以止故也需之成卦九五以中需物物之才在上則在下者无俟乎動也又不可以止也有待而後進則无躁動之嫌焉是以須也剛健而不陷非剛健之才不可陷也以能須故不陷耳使其不知險而犯焉則雖有剛健之才能

不陷乎險者剛健之才而陷乎險不能无困窮雖不陷於險而非有剛健之才則亦无以自達而困窮至矣故惟剛健而不陷於險其義為不困窮也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者言聖人在上而需天下也其需天下也不正而偏不中而倚則不足以平施而用物故惟中正而後需道孚於天下而光亨貞吉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者言不以剛健自任知險而需則始可以涉難而有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雨之所潤者草木而已而草木之生人取以養焉則是雨之所潤者狹而其功實廣也飲食宴樂者忠臣嘉賓所與親者也而忠臣嘉賓所與親者民偕以養焉則是飲食宴樂雖所及者近而其功實遠也不然則聖人之所及天下豈止及乎所親者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險可以鮮則雖動乎險中可也險不可以鮮則俟之不厭矣而初九最遠乎險故須於郊郊者遠於有事之地也以郊為遠乎險則是有事之地為險也葢大道甚夷雖道而有事則夷且險矣今夫為國家者居必設險以為固動必行險以為戒則是國者險之所在也故易以郊為遠險之地焉夫遠於險而未甞犯則不知險之為害也又以剛動之才處於下則疑其不能固志故利用恒无咎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稱需於郊則是以國為險也需於沙則是以川為險也人心尤險于川則是險之在人者尤宜遠之也故於遠險者稱郊而於近之者稱沙於迫之者稱泥焉乾之九二稱寬以居之履之九二稱履道坦坦則是寬衍而夷易者莫如二之中也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以近於險故小有言然而寛衍在中未嘗迫險故

以吉終焉

九三需于泥致冦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冦敬慎不敗也

九三迫險故需於泥致冦至者非其道有以招之也弟不能遠之故冦至耳觧之六三則有道以招之而冦至也需之九三以敬慎故不敗觧之六三暴慢故咎歸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陰陽之分各襲其情則不至見傷焉各履其位則不至於自失惟陽在下而欲上陰在上而阻下故見傷而需於自失而出自穴也陰見傷則不順以聽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雲上於天則所需方在上而未下也故言飲食宴樂者所需方及朋友故舊兄弟甥舅忠臣嘉賓而未及民也需於酒食則及民矣蓋凡民莫不有酒食之養但不得與人君宴樂耳今九五獨言酒食而不言宴

樂是以知其及民也盖中正盛德九五尊位故能需於天下之求无不厭足其分儔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置罇焉盖需于酒食之謂也酒以合歡所謂孫者得需於酒之道而已食以致養所謂由頤者得需于食之道而已非尊位大中弗能兼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六四非衆剛之主也剛來而拒之故出自穴上六衆

剛之主也剛來而受之故入於穴賔有服意客則適

道也乾剛上進非賔也客而已苟以敬待之則終吉

豈至於大失也九三雖寇至猶以敬慎而待之而得

不敗況三陽為客非寇乎以敬得吉宜矣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

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之為卦險者欲陷健者欲決其情相攻而不相入此所以為訟而訟貴有孚而見窒則可訟然君子之至誠則宜不可檢者也今猶可檢則吾之誠未至歟是以惕而不終訟也窒惕中吉九二之才也乃若上九則窮剛於上是以窮其訟者也故終凶訟必有聽之之主以中正為尚也蓋兩造之訟聽之不中而倚不正而偏則愛惡不得其平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涉難必有烝徒之助雖有烝徒之助而不同心協

力亦不可以涉訟方遠行非同心協力之時也涉難

奚可哉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一卦之象凡數物若坎為水又為雨離為火又為日

是聖人之於大象取其一而遺其他者各象其類而

已故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之才既成則於二體取天

與水為象焉坎為水又為雨取水而不取雨則以雨

者陰陽之和非訟之義故也猶之同人也柔得位得

中而應乎乾文明以健同人之才既成則取天與火為象焉離為火亦為日有取火而不取于日則錯行非同人之義故也作事謀始所以致無訟之道也始乎治猶卒乎亂況始之不謀而求其終之無訟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彼險而此健所以為訟如彼險而此以柔也且在訟初則雖不能无訟亦不永所事小有言而已其有言

也乃六四以剛犯初而其曲在四其辯自明是以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下宜聽上而不可以訟上自下訟上則犯義矣宜其不克也二為主于内而二陰附之三百户之邑也往訟不克乃歸而有其邑則眚且至矣何則下之所以敢訟上者以附之者衆也往訟不克復歸而有其輔

已之衆則上之勢求艾必求其根穴而窮剗之矣故必逃其固有存之邑不敢據而後无眚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德也者保其所有而已六三之食舊德是也謂之德者以心不能不得故思從上以保之也夫失得勿恤則往吉无不利今心得其舊德而思保之則從上而已非所謂從道不從君也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二不克訟以下犯上其勢不克也九四不克訟以剛反柔其義不克也其義而即聽者之命變其貞而安貞則其吉宜也訟不至於用師也同人之九四用師尚弗克攻然且反則而吉而況不克訟而復命者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建中則不可拔守正則不可撥有欲拔其所建而撥其所守則大人有所不受而訟矣以脂韋從人趨取无訟茲固足以示謹然中不得建而拔正不得守而撥則吾之大節喪焉何元吉之得乎此大人所以有訟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好遠而尚隣固足以獲人之與然其與之者非剛而

有立也乃柔從鞶帶者而已夫以中直相與則其利斷金人莫能間彼柔從若鞶帶者何往而不為順哉雖或與之其志不一而人易以奪故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夫以訟得其所與者柔從易奪之人至於終朝三褫之亦何足敬哉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之成卦以行險而順也軍制自五而積之至于師則至衆矣衆而无正則亂故必丈人而後吉无咎焉丈人者其為長㡯越於尋常者也盖不能㡯越於尋常則亦衆人而已安能正衆哉能為衆正者將也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則能將之謂也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帥師之才也行險而順行師之道也帥師而不剛則是以羊將狼不可也剛而不中是以狼將羊不可也雖剛中而上不應亦

不能行焉故師師之才剛中而應然後善也兵凶器戰危事雖武王不保其必克此天下之至險也行險而天下是奉以除民害則是行險而順也險而順則師之所加若時雨降而民悅矣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師之行險以除民害猶醫之用毒以攻人疾故曰以此毒天下其曰无咎者治天下至於用師則其吉足以補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之於水能包容而畜止之此師之象也故君子以容民畜衆容民者民歸之斯多助矣畜衆則衆聽焉斯益辦矣是乃所以為師也荀子曰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此之謂也且容民畜衆而師成焉則舉而措之乃可以去傷民而除亂衆矣去傷民所以容民除亂衆所以畜衆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今其至於用兵則是常以不必

必之也以不必必之而至於用兵猶且必其勝而往焉則是重造兵也故聖人於用師之初不敢自必其勝負吹律以聽焉太史公曰六律為五事根本其於兵械之興也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較勝負故周官太師吹同律以聽軍聲苟為失律雖臧凶蓋幸之不可以為常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師以行險九二中險而居焉在師中者也一柔一剛仁勇兼具下尊之也為丈人上親之也猶長子故吉无咎用師至於吉无咎則天下之難平王可以錫命懐諸侯矣三者衆辭也故聖人於賞則勸於刑則畏惟畏刑故殺伐欲其約所謂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者是也惟勸善故錫予則欲其博所謂王三錫命是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以不能通其智而一其力故也師貞夫一則衆不能獨進亦不能獨退與虎豹熊羆異焉以六三師師則是主之不一也師或至于不一之主則凶之道豈有功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師左次无咎猶所謂井甃无咎也井以動出為功今乃静正于修井則可以无咎矣師亦不貴夫久于静久于静則頓兵老師非所謂拙速也今左而不為久

處則可以无咎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行險而順則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六五體順故田有禽天子討而不伐故利執言則師出有名矣執言以討則有奉吾辭以往者長子可也弟子凶也長子一人則弟子者衆故也長子謂九二弟子謂六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慶賞刑威曰君師出有功則既成矣開國承家賞亦重矣於是稱大君焉開國承家則猶武成之終而分土列爵也夫君子小人並用惟師爲然君子則用智小人則用力此其功也君子則開國承家小人則勿用惡小人之亂邦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為卦以二體則水與地比以六爻則五陰比一陽夫秦之所以亡以孤立於天下而无或比之故也今陽得尊位大中有克比之德其吉不亦宜乎比輔也者言臣鄰比之下順從者言民庶則順從而已其曰下云者臣鄰則有或尊而民無尊也故曰下焉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言為人之所比者也原筮元永貞言比乎人者也原筮者釋所比不可以不審也

夫道足乎已而為人之所比則歸斯受之而已不擇可也道不足以比乎人方賴人以為養則一失所比必有闕齗之悔可不原筮乎原筮而得元永貞之人則其仁足依亦且久要而不忘足以无咎也不寧方來以上下應故勿亟而來也夫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和一而无間則危而求安者何所歸走哉不寧之與方然且來比而上六實同體有為婦道而後其夫失陰陽和𦥑則宜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比者親也以四海之遠而比乎一人則形隔勢絶難於為比於是建萬國使民各親其君焉民各親于君而不歸於其極則其異政之國未可謂克比也於是先王以親諸侯先王與諸侯親而使諸侯與萬民親則九州斯共貫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有孚比之言比孚人也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為人之所比也水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於人乎故孚比之則无咎誠有所居以類至故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也缶之為器其中虚者也以虚受故受而不著以虚應故應而不藏人之心若是惟去物之塞而有孚以盈之則終來有他吉矣雖然有人者累故中孚之初九有他而不燕焉其有他而吉者其相親比之道時有在初六而已故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其人可比而不比則為失人其人不可比而比之則為失已九五有剛中之德其人可比而六二能比之雖離内而比外舍近而取遠不為自失矣故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惡木垂陰志士猶不息也況匪其人而比之乎匪其人而比之相推入禍門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六四雖舍正應而比九五然剛柔正而位當故貞吉其曰外比于賢者葢賢者所持惟義言六四之於九五乃義之與比而九五之於六四亦非不義而得義衆也以其舍正應而從義故稱賢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比與周反者也然盡比之道則周在其中此九五所

以能使五陰皆比而為顯比也傳曰使天下莫不順比服從文王之事也王者所以使天下順比服從豈若四面之羅使民不得遁而致此哉亦用三驅舍逆取順而已惟舍逆取順是以失前禽也禽有可擒之道而失之非不能也舍逆取順而已邑之寡弱且不誠而安則其安可知矣此不寧之方所以來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聖人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既以為一家矣

而上六後焉是後夫也夫其可後乎既以為一人矣而上六乘焉是无首也首其可无乎夫猶可後首不可无蓋彖者言乎其象者也言象而无其形故以其凶之緩而未及于身者言之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臣畜君也臣之畜君不得位則勢不得行上下

不應則衆莫能助蓋位不在極而匡弼不當諫而輒諫之則為犯分故不得位則不可畜也一齊人教之衆楚人咻之則齊語不可得故上下不應不可畜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為小畜者如此而已柔者六四之材也才雖柔而其動剛健不剛健則脂韋從上而已非所以為畜也然健而不巽剛而過中則有犯上之事而志不行志不行而不可謂亨也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君辯言而善足也非和也獻可

替否其和也故畜若和為有雨之象雨者陰陽和也

然猶密雲而不雨者以六四陰雖盛多而交際未及

中故也自我西郊者以六居而求離其所故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臣畜君其勢為難可以暴為之乎巽為之畜矣荀

子曰若養赤子若養餧人言不可以暴為也故君子

於小畜懿文德而已懿言浸以光大不為暴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引其君當於道者臣之職然而彰其引之之迹則有掠美之嫌不如勿彰之為義也今曰吉引君之迹不彰故也夫君唱而臣和君行而臣隨君臣之義也今引其君使復則君臣之義不為无傷惟不見所以引之迹是以於君臣之義无傷而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正他之間不知謹則舍正而適他矣乃挽而回之不至乎

遂往而反此牽復之說也然謂之牽則既有牽之之迹矣有牽之之迹則於唱和隨行之義傷矣苐以牽而能復又且在中得不自失而已茍況所謂以得君而復之道者也

九二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九所畜者既柔而其柔又正且畜之於初焉是以其義吉也九二所畜者雖剛而剛得中且畜之于中焉是以不自失也九三所畜者剛過畜之則上有所不受而

下之志不行矣故有輿脫輻之象焉輿載上者也以剛中則牽之於前亦可也以剛過則載之于下猶不可也畜矣將以為和故有夫婦之道失其和則有夫婦反目之象稱妻者言夫婦不順也茍况所謂諫非而怒之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柔而能畜以有為之助者也莫或助之而以柔當三陽之進則无不傷矣故稱血焉惕出而與上合志斯可以畜故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交如者兩相交也攣如則衆矣故富以其鄰鄰亦衆意也盖以臣畜君非合衆力不能故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富臣得君也澤加於民而可大之業成焉是所以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徳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徳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畜道成之時也故言既處者畜成而功已濟也

其功已濟於是既處而復往所載義也如此則其載上非尚力者也尚德載者也雖尚德載然謂之載則乘者无為也東西南北惟載者之從耳婦道如是則厲矣故曰婦貞厲月幾望者言隂盛也君臣之分君行先臣從後豐之初九所以雖旬无咎者以在下而已位極上九以畜為事則雖幾望猶不可况旬乎幾望而征求其明亢而與旬焉則終其魄而已時乃天道君子能違天乎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老子曰善行者无轍迹聖人之遊人間世不欲其有轍迹有轍迹所謂畫地而趨也畫地而趨亦已殆矣而履者迹所出也是以聖人之於履常若履虎尾然也然能以說應之是以亨焉乾健而不可犯虎之象也履而不見咥者為其以柔履剛而應乎乾所以亨

也聖人之所謂說者非務可人心而為柔從也以卦考之聖人之所謂說者剛中而柔外所謂内直而外曲者也其說不如是則為顛為躓為傾為失何能亨哉在下以柔履正則和說而能以履位矣上雖宜以剛健然不可過而恃乎已當以中正而符乎剛柔之節也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九四以柔麗乎中正故亨剛以中順為節則小人不得為之疾矣小人之於人猶耳之有充目之有翳雖有光明之資亦為之

蔽矣不疚于小人則光明自若也履非特貴賤履位矣君子小人各履位故其言及此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聖人弱其志故善下衆人強其志故好陵也非辯上下以定之則志莫定矣天地尊卑是以辯上下而象有取於上天下澤者澤有說意使民說於下志所定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近君而不得中則有愬愬之懼其失位在下則爲素履而已夫履不處也雖无與爲偶亦獨行其願不如是則素隱者也非素履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近君而不得中則有愬愬之懼九二逺于君而又得中也故曰履道坦坦言安行而不爲險之所陷前不得阻之所礙也理人之道散而成章則能使天下文明焉合而成體則非徒天下之無文也吾亦將素履

亦非徒天下之不明也吾亦且為幽人貞吉者以中不自亂无遜言屈身之事故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之九二則為眇能視初九之不中則為跛能履履之六三既不正又且不中故眇能視跛能

履兼焉九二幽人則不自明而已眇能視則不足以有明也初九獨行願則无與行而已跛能履則不足以與行也不足以有明則見險不察矣不足以與行則避難不速矣是以履虎尾遇咥人之凶也其明不足以見微其行不足以經遠志剛而已耳是武人為於大君而不足言凶則以武人者行事于凶者也豈復以凶害為恤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處乾體之末履虎尾者也虎至暴而不可犯然應之以說而得亨履之能懼而終吉是說之道无往而不入懼之道无往而不克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之所以决者以柔上乘而不履位也今剛柔履位則无所事决矣而九五猶以夬履是于貞為厲也厲不至於凶也六三之凶以位不當九五之厲而已以位正當也葢履者以柔履以說應而九五以剛决其

有咥人之凶也惟位正當是以有厲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九履道成矣聖人之于成也欲履省焉故視履考祥祥在天者也以言考祥則以謂履在下而應在上不可不戒懼也夫履者迹之所出惡迹愈走不如反蔭以息迹是以其旋元吉而象以謂大有慶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

周易新講義卷